

中国語

No.1 盐釜神社遗址

291 字

仙台藩士们在白老修建元阵屋并担当守卫，他们在可以俯瞰阵屋的东西两座小山丘上修建了两座神社，把家乡神社的神明迎请过来，以守护阵屋。

东侧山上建的是仙台城的总镇守爱宕神社，西侧山上建的是守护海上安全、供奉武德神的奥州第一宫盐釜神社。两神社均建于安政 3 年（1856 年），与元阵屋同期修建，根据家乡的风俗举办祭典，是背井离乡的藩士们的心之所依。

现在的神社，使用昭和 29 年（1954 年）被台风刮倒的阵屋的赤松木改建而成，赤松是由藩士们从仙台运来的树苗生长而成。

每年的 8 月 10 日，当地居民定期举办祭祀。

No.2 内郭

254 字

白老元阵屋依据“长沼流”兵法修建，建有圆形和弧形的城墙和护城河，主要分为内郭和外城两大部分。此外，城墙上一周设有高高的栅栏。

内郭被直径 108 米左右、略有变形的圆形城墙和护城河包围在内，通过架在护城河上的太鼓桥同外城相连。城墙高约 2 米，入口处加高至 3 米。里面设有本阵（主将所居住的营部）、勘定所（负责租税征收、幕府财政运营等的办公场所）、粮仓、兵器库、马厩等，并挖有水井。可以看出，与外城适于居住的特点相对，内郭集中于管理功能。

No.3 外城

345 字

外城被东面的城墙、护城河和西面的蜿蜒小河所包围，城墙高约 3 米，从入口到内郭修建有长达 210 米的城墙。

入口处将城墙修建成圆弧形，精心设有被称为“虎口”的城墙，以防止外人

直接窥视阵屋内部。内部建有排房和训练场，分别标有从二号至五号的序号。训练场并排设有4个练马场、靶场。

包括内郭的设施在内，都是通过发掘、研究建筑物遗迹等，确定位置、规模等之后进行复原的。采取平面复原法，将建筑物当初的布局情况等展现给世人。

此外，藩士们为了在白老再现故乡的风景，当年从仙台运来的树苗现已长成北海道最古老的、树龄160余年的赤松，它们是历史的鲜活的见证人，见证着元阵屋的变迁。

№4 历史古迹 白老仙台藩阵屋古迹

283字

白老仙台藩阵屋古迹细致地向大家展示了幕府末期北海道的风貌，与主题博物馆仙台藩白老元阵屋资料馆一起，作为国家指定史迹公园而广为人知。

2020年4月，白老町将以开设振兴阿伊努文化的National Center——民族共生象征空间“UPOPOY”为契机，为进一步促进阵屋古迹发挥作用，重修人行桥，引进多语种向导系统等，不断推进考虑到外国游客需求且可以提高使用便利性的措施。

此外，为了加深来访者对古迹的理解和喜爱，除了积极举办文娱活动、展览会等博物馆活动外，我们还将继续培养对来访者深怀款待之心的、从事讲解工作的向导人才。

№5 藩士墓地

290字

在仙台藩守卫白老据点的12年间，共有23位藩内相关人员故去，其中男19人，女4人。无人因战争而失去生命，据说死因主要是隆冬的严寒和因蔬菜缺乏导致的脚气病。

明治维新后，包括该墓地在内的阵屋古迹，从居民的记忆里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但是自从明治39年（1906年）有人在杂草中发现了倒塌的藩士墓碑，附近的居民便组成了“青叶会”，致力于供奉藩士、重建盐釜神社，并每年定期举办祭祀。

现存墓碑有11块，每年8月10日会举办慰灵祭。此外，社台还供奉着为守卫阵屋而自尽的代官（地方官）草刈运太郎的陵墓。

No6 仙台藩元阵屋介绍

357 字

江户时代末期，为守卫北方而修建的白老仙台藩元阵屋，自从担任守卫的仙台藩士们从此地撤离后，便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距今已有 160 余年。

但是，元阵屋的修建巧妙利用了自然地形，占地广阔，堪称道内最大规模。此外，同函馆的五棱郭一样，作为记录了幕府末期虾夷地区风貌的遗迹，在历史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，昭和 41 年（1966 年）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古迹。

为了向世人普及仙台藩守卫北方、构建了本町基础的业绩，该资料馆在昭和 59 年（1984 年）纪念町制度施行 30 周年之际开馆。此外，阵屋古迹作为史迹公园向公众广泛开放，空气澄澈、满目青翠的夏季自不必说，春樱秋枫时，吸引着道内外众多游客前来参观，是终身学习和休憩的绝佳场所。

No7 视察虾夷地区

375 字

安政 2 年（1855 年），美国特使佩里来日 2 年后，幕府命令东北地区的 5 个藩及松前藩分治守卫虾夷地区。仙台藩命三好监物、氏家秀之进等人深入虾夷地区，开展调查。

当初，幕府指示在交通要地——繁荣的苦小牧的勇弘修建守卫北方的据点元阵屋，但监物等人向幕府报告：白老的 UTOKANBETSU 是最适合的地方，此地三面环山，东西为小河相挟，是天然的要害之地，并且距离函馆近。得到了幕府许可。

值得引以为傲的是，安政 4 年（1857 年 6 月）建成的元阵屋是道内 24 座阵屋中规模最大的。并且，在位于白老东面的广尾、厚岸、根室、国后岛的泊、择捉岛的振别郡等地，都建有被称为“出張阵屋”的小堡垒，以作应对。

白老的元阵屋，作为防御据点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

No8 北方威胁增强

313 字

俄罗斯从 17 世纪起逐渐加强向亚洲扩张，占领了勘察加。其后，18 世纪时，开始沿千岛列岛南下，甚至曾有贸易船屡次接近日本近海。

安永 7 年（1778 年），俄罗斯人抵达道东的雾多布，向幕府提出通商请求。

在此形势下，幕府强烈认识到防卫虾夷地区的重要性。

曾在长崎求学、熟知世界形势的仙台藩人士工藤平助和林子平等，被视为最早放眼世界的人。他们为了警醒世人俄罗斯南下和外来干涉而著书立作，对来自别国的侵略敲响了警钟。但是，幕府非但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愿，反而以蛊惑人心为由，对他们施以了惩罚。

№9 江户幕府的动摇

696 字

宽政 4 年（1792 年），俄罗斯使节拉克斯曼从根室经由函馆，抵达当时虾夷地区的首都松前，要求通商。加之英国船只也开始出现，因此北方问题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。

虾夷地区的警戒，本是松前藩的任务，但是由于该地充满未知且幅员辽阔，加之财力匮乏兵力不足，所以需要幕府和其他藩的支援。幕府对当时的情况有很强的危机感，为了获取虾夷地区的信息，进行了调查并加强了警戒。

宽政 11 年（1799 年），此地成为幕府的直辖地（第一次幕府统治时期）后，在各地均设有幕府的官吏，资本投入之多同松前藩统治时期不可同日而语，行政权力扩大到虾夷地区全境。此外，各藩同时设置阵屋，因此防御能力大大增强。

19 世纪初，俄罗斯南下政策稳定下来，因此虾夷地区重归为松前藩领地。但是，中期形势再度紧张，各国的通商要求也愈加强烈。

安政元年（1854 年），幕府同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，开放函馆和静冈县的下田两处港口，为两百几十年的锁国政策画上了句号。在翌年同俄罗斯签订的条约中，划定日本和俄罗斯的国境以择捉岛和乌鲁普岛为界，库页岛为两国混居之地。

幕府深感北方警戒的必要性，再次直辖除松前藩居城周边以外的虾夷地区，并加强警戒。接到幕府命令的仙台藩派三好监物等人赴虾夷地区巡查。

如此一来，仙台藩向虾夷地区出兵，开始了在北方的警戒。

№10 藩士出兵

336 字

安政 3 年（1856 年）5 月，作为虾夷地区警戒的第一波，约 220 名士兵从仙

台城下出发。以氏家秀之进为最高领导的这一行人，除了藩士外还有从藩内各地征集而来的下级武士，甚至还有医生和木工。出发所需费用，由被派出的人各自承担，据说有很多人为筹措费用而犯难。

到白老的行进时间，如果顺利的话 20 日左右便可，但是由于横渡津轻海峡时需要在青森等船，加之风雨等原因会导致接连滞留等，有时甚至需要两个月之久。此外，由于仙台藩派发的阵屋警卫的经费被缩减，所以不得不自给自足。

虽然藩士们也积极地开垦，但是在虾夷地区的生活，依靠阿伊努的智慧、帮助和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之处。

№11 白老元阵屋的建设

289 字

元阵屋的建设，由当时暂住在役所（位于白老海边，被称为会所）的头领氏家秀之进亲自指挥，进展迅速。

元阵屋虽然在约 1 年的极短时间内建造而成，但是深挖渠、高筑墙，其内还建有 6 栋排房供藩士生活，并建有粮仓、马厩、6 扇大门等。此外，还修建了盐釜神社和爱宕神社这两座小型神社，把家乡的神明迎请来用以祈福。

除了仙台藩同行的木工外，还有当时负责经营白老场所的商人、场所承包商野口屋又藏安排的人，以及很多当地的阿伊努人也加入了修建。这样一来，得以在安政 4 年（1857 年）6 月 18 日，举行了盛大的上梁仪式。

№12 白老元阵屋的构造

260 字

白老元阵屋修建于三面环山、东西为小河相挟的天然要塞，修有高城墙，挖有深护城河，构造之牢靠超群。具体规模如下。

白老元阵屋位于白老滨东北约 2 公里处，面积 66,000m²。被称为内郭的中心部分的直径为 125 米。被称为外城的外城墙长为 216 米，宽为 120 米。城墙高度为 2~3 米，其延长达 835 米。包括草场在内的占地总面积高达 1,237,500m²。

在护城河周围，至今还能看到当时藩士们所观赏的野生平家萤。

使习惯于 200 多年的太平盛世的武士们严肃纲纪，鼓舞武士们的士气，是推进阵屋管理的最重要的一点。

除了开设学习兵法的课程和练习武艺外，还训练火枪、大炮的射击方法，甚至全副武装地进行被称为“修罗前”的实战训练等。据说这些训练情况会同其他藩进行比较，严格执行。

武士们的任期大体为一年，早春 4 月从仙台赴任，翌年同下一批士兵交接。夏天还好，对武士们来说最不容易的是无法适应虾夷地区隆冬的严寒。

此外，幕府自安政 6 年（1859 年）9 月起，警戒俄罗斯等欧美列强进入虾夷地区，除了分治警戒防御的重要据点虾夷地区外，还令各藩进行守卫。因此，白老成为仙台藩的领地，并设置了负责民政的代官。

查看当时的地图，会发现除了仙台藩，还有松前、津轻、秋田、南部、庄内、会津的各藩在警戒、守卫广袤的虾夷地区。除最西端的白老外，仙台藩还在广尾、厚岸、根室，远至国后岛和择捉岛也设立了“出張阵屋”。都是在距离白老数百公里，同北海道东部相连的绵延小岛，当时这片遥远广阔的土地被称为东虾夷地区。那里的气候水土条件比白老更恶劣，据说阵屋的修建及日常警戒非常辛苦。

当时的白老，是虾夷地区警戒的重要据点，有很多来自仙台藩等地的武士、商人往来，充满生气。但是，按照“规定”，严格禁止藩士个人同阿伊努交流。

万延元年（1860 年）春，该地完成交接，白老由幕府的直辖地变成仙台藩领地。第一位民政负责人相泽仪传太就任代官，在白老前浜的会所办公。在仙台藩，代官在同当地阿伊努人的接触中担任重要角色，因此选派了有能力的人才。

另外，白老场所的经营由场所承包商野口屋又藏负责，他同当地人合作生产海带、沙丁鱼干等。野口屋终生为仙台藩鞠躬尽瘁，幕府末期，也在藩士撤退时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如此一来，在白老遵循仙台藩“规定”的同时，代官和承包商努力同当时场所内的约 400 位阿伊努人共同生活，呈现出比较和平的状态。Omusya 是为表达对阿伊努人的慰劳之情而举办的活动，捕鱼期结束的初冬，将阿伊努人召集到场所

内，宣读需遵守的“规定”后，举办酒宴。

此外，野口屋又藏的功德碑位于虎杖浜，第四代代官草刈运太郎的墓碑位于社台，被当地人精心供奉。

№15 藩士的撤退及阵屋的终结、三好监物的功绩 646字

庆应4年（1868年）1月，明治新政府因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颁布追讨令，爆发了人称戊辰战争的内战，将国内一分为二。新政府命令仙台藩讨伐亲幕府的会津藩。藩内意见分为两派，最终仙台藩同奥州列藩缔结同盟，作为幕府军同新政府军对抗，战火波及到东北地区。

作为幕府军，仙台藩在作战中战局不利，受到来自新政府军的穷追猛打，甚至被赶到白老元阵屋。头领儿玉觉之进接到函馆的野口屋传来的信息，得知讨伐军已被派到白老，为了可以回到本藩重振大军，决定当日从阵屋撤退。

代官草刈运太郎在仙台藩士撤退后，作为民政负责人继续留在白老，守卫阵屋和这片土地。但是，被蜂拥而至的新政府军所伤，在社台之浜，面向故乡仙台的方向，切腹结束了一生。

另一边，选择白老作为元阵屋的修建地，并亲自作为第二代头领赴任的三好监物，是辅佐仙台藩主的有能之人。他还同身为幕府末期探险家的松浦武四郎交好，是一个擅长诗歌、绘画的有涵养之人。

戊辰战争中，监物主张投靠新政府、讨伐会津，与藩内亲幕府派相对立，53岁自尽，以武士的方式结束了一生。他死后，政府赞誉其为“坚守勤王大义的忠义之士”，并赐给其遗属200两丧葬费。

在监物的故乡——岩手县南部的一关市藤泽町，立有歌颂监物功绩的大石碑。